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

宗润弘

[runhong1989@outlook.com](mailto:runhong1989@outlook.com)

## 作者简介

宗润弘——男，1989 年生；于 2010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系获学士（B. S.）学位；于 2010——2014 年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数学系，其间于 2013 年春季在北京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于 2014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获博士（Ph. D.）学位；于 2014——2015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数学学院担任研究员（Research Member）；于 2015 年同时获得在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数所常春藤高校数学系中担任讲席教职的邀请，以及在千禧年对冲基金（Millennium Management L.L.C）的旗舰投资组中直接担任基金经理等职位的邀请；于 2017——2019 年就职于德国美因茨大学，其间于 2018 年在职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M. A.）；于 2019 年入选中国“国家青年人才计划”，并于同年起就任南京大学数学系正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数学、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

## 前言

本著作哲学部分之笔者自认的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主要尝试结合数学方法以一种统一之观点回答了如下两个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宇宙万物如何依某种普适之规律组织、演化与运行及宇宙万物之本质或所谓“本体（Noumenon）”是什么。特别地：作为循环代数结构在哲学中的应用，宇宙万物之发展演化遵循一种循环扩张规律；进一步地，作为数学中的对称思想在哲学中的应用，循环扩张的各个阶段均有对称的两极对立；而作为几何建模观点在哲学中的应用，宇宙万物之本质或本体均为某种循环扩张各个阶段及两极所综合构成的数学几何分布，进而可依各种数学方法分析评估宇宙万物之本质或本体；如此等等。

进一步地，经有关方面之研究，笔者自感此理论体系可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伦理学、法学等等社会科学之诸多领域有一系列颇不平凡之应用。特别地，作为这些应用之最为突出之代表，笔者自感可基于此理论体系对中国现行的以必将全面实现的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以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笔者在此将如上所述整理成本著作，笔者诚希望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学者、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界从业人员、广大经济界人士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导引 1---如何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本著作对中国现行的以必将全面实现的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以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考虑之出发点，本著作哲学部分所述之笔者自认的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可基于笔者所谓“恒久能力”及不良“品质”对人的本质构成进行分析评估，从而给出一种对具有本质优越性的笔者所谓“共产态”之鉴别标准。

此种“共产态”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在某种笔者所谓“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之作用下，此种个体会自然地位于全社会之上层，同时依某种直观机制一定程度地以其作为人类个体的主体性代表其所在之社会组织的社会性主体性。

其二，在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之作用下，此种个体之群体会自发形成某种显著地区别于且也优越于理论上应位于全社会之底层之资本市场之雇佣式生产组织的笔者所谓“社会化生产组织”，同时会在此种组织中自发地进行显著地区别于且也优越于资本市场之雇佣式生产的笔者所谓“社会化生产”。

其三，依某种经济方面之机制，此种个体之群体会在其所构成之社会化生产组织中形成显著之以对组织之所产物之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公有制形态。

其四，鉴于此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所使用的是一种“连续”的数学方法，可在此种个体之群体内部作相对的分析 and 比较——特别地，可在“共产态”中分析并鉴别出较初级之“共产态”以及素质能力更加出众的高级形态之“共产态”、亦即高级“共产态”。

其五，依某种结合笔者所谓“循环扩张”及上文第三要点所述的“共产态”自发形成公有制形态之机制之内蕴机制，高级“共产态”可高度或完全地以他们作为人类个体的主体性代表其所在之社会组织、特别是其所在之最大之社会组织——亦即通俗所谓“人民群众”之社会性主体性，从而可代表通俗所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现在，我们注意，公有制形态和有关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对其所在之社会组织、特别是通俗所谓“人民群众”之社会性主体性的代表性是刻画共产主义形态的两个基本要素，故而如笔者对其之命名所彰显的——如上“共产态”正是会自发地践行共产主义的社会成员个体。同时，我们有如下综合之图景：高级“共产态”个体会自然地构成高于理论上应作为全社会之底层之资本市场的一种可统领包括资本市场在内之全社会的全社会之某种中心及核心式组织、亦即通俗所谓“政府”。

而在另一方面，考虑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及人口素质，对于笔者看来目前还以相当之数量存在的属于通俗所谓“普罗大众”之或不能符合“共产态”之标准的社会成员，鉴于他们自身之素质或并不能充分地胜任政府的职能，也不能充分地胜任现有生产力条件可支持的社会化生产，且也不能自发地与“共产态”建立、或者在他们互相间建立显著之公有制形态，笔者看来或还是更适合在政府的统领下将他们先置于资本市场，让他们主要作为雇佣劳动力寻求生存和发展。

因此，考虑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及人口素质，笔者看来可在政府的统领下大力建设一被置于全社会之底层的资本市场，并让其在涉及普罗大众的资源配置中先发挥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政府相对于市场具有绝对之优越性，并拥有对后者之绝对的统领和干预权。可能之此种统领和干预会因作为通俗所谓“人民群众”之主体性或根本利益之代表的“共产态”自身之素质的优越性而自然且必然地有效或合理，因此笔者看来本质上政府仅需做

好保持作为其内部成员之“共产态”之优越性的“人事”工作即可自然地保证其对市场的有效统领和干预。

另外，鉴于国有企业是政府统领资本市场的重要过渡环节，因而笔者看来可在政府的领导下做好其结构性调整。可在整体大力强化国有资产之同时在国有企业中下层适当发展与资本市场接轨的企业结构与激励机制，并且笔者看来应在各个核心产业均形成政府强力领导的大型国有企业与市场充分接轨并统领市场之局面。一言概之——资本市场仅为微观及局部特例，应“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同时，笔者看来在市场亦应有诸如对以笔者所谓“无产者”为代表的一些不适宜在市场生存之个体建立适当保护，对一些会在市场自发产生“剥削”机制的不良“资本家”形态至少予以监督等措施。笔者看来此已被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所倡导的“变革”市场之举措所蕴含。

如上即大体为笔者自认对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领会，笔者希望将其作为本著作的核心课题进行重点讨论。

进一步地，高级“共产态”会自发地形成高级形态之公有制——从而可在彼此间形成极强的近乎对应于彼此之“合而为一”之共同性或等同性的笔者所谓“泛化性联系”，且因其可高度或完全地以他们作为人类个体的主体性代表其所在之社会组织、特别是通俗所谓“人民群众”之社会性主体性而可相对于非“共产态”及较初级之“共产态”享有更大的诸多狭义或广义之自由度与权利。

笔者看来若将此“合而为一”性及高级“共产态”之理应有更大自由度与权利应用于政治经济，则意味着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全社会上层提前发展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特别地，共产主义各个阶段可在全社会范围内同

步发展，且笔者看来高级也即最终阶段的共产主义理想可在由高级“共产态”所构成的全社会精英阶层提前实现。进一步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人口素质的提高，更多比例的人口将符合“共产态”乃至高级“共产态”之标准，资本市场会自行缩小，同时全社会上层的高级共享经济及高级公有制之涵盖范围会逐渐扩大至全社会——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在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下在全社会范围内全面实现。

最后，一种笔者所谓的“均匀性原理”可在新发展理念等课题中有一系列应用。特别地，除了笔者自认基于此原理所作的对“供给侧改革”等相关政策之应用，笔者看来此原理可蕴含讲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常态”经济体之相对于西方世界倡导的片面看重 GDP 增长之经济体的本质优越性。

综上所述即为基于本著作哲学部分所述之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为中国现行的以必将全面实现的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以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总体思路，笔者希望在下一篇导引中向读者简要地介绍此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的各个要素。

## 导引 2---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简介

出于提纲挈领的考虑，笔者希望向读者尽可能简明扼要地介绍本著作哲学部分所述之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之各个要素。

物质是客观世界的全部构成，客观世界除物质外不再有任何别的事物（Being）。在此我们称呼一切事物——特别地，包括人及由人构成的社会组织，为“物质系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万物均为由其内部的子事物互相联系作用而形成的或简单或复杂的系统性组织（无限可分性原理），同时万物也和其他既是个体又是组织的事物进一步互相联系作用而形成更加复杂和高层的系统性组织。这种事物间“普遍联系”且“逐层往上”形成越发复杂之组织或系统、不强调个体之“独立性”的“系统论”观点是本著作的主要观点。

### 1 物质系统的循环扩张

作为此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的核心图景，在物质系统的发展演化中存在一种笔者所谓的“循环扩张”过程。

特别地，笔者看来此种循环扩张过程会在物质系统从简单物质开始自下而上的逐层演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亦即在以人为代表的高等智慧生物、以及由此种高等智慧生物所构成的社会组织等高级物质系统所处之阶段中自然呈现。

笔者看来一以人为代表的高级物质系统会从其主体性出发，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高级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



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此种共享和交换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社会性主体性。进一步地，笔者认为此更高层之组织或高级物质系统自身会从其新的社会性主体性出发，亦经历如上的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以人或由人所构成之社会组织为代表的高级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社会性主体性之过程。

笔者看来从此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开始又可进行上述过程，因而此种逐层往上、范围渐次扩大的发展演化会呈现出一种由笔者以“主体，智力，客体，联系，组织”命名的五个特征阶段所构成的“循环链条”式形态，此即为高级物质系统自下而上的笔者所谓“循环扩张”过程。

笔者看来可在微观、时间及形式三个方面探索上述循环扩张过程的更全面而完备之形态。特别地，根据循环扩张的某种笔者所谓“形式完备化”，笔者看来**循环扩张是囊括所有可能之事物、亦即囊括所有可能之物质系统的宇宙的根本运行规律。**

笔者在此描述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在“形式”上“完备”的循环扩张过程：笔者看来一物质系统会从其主体性出发，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此种共享和交换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进一步地，此更高层之组织或物质系统自身会从其新的主体性出发，亦经历如上的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之过程；笔者看来从此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开始又

可进行上述过程，因而此种逐层往上、范围渐次扩大的发展演化会呈现出一种由笔者以“主体，智力，客体，联系，组织”命名的五个特征阶段所构成的“循环链条”式形态，此即为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笔者所谓“循环扩张”过程。

## 2 泛化性联系与确切性联系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事物是普遍地相互联系的，并且事物正是通过依彼此间之联系的互动自下而上地形成了越发复杂和高层的各种物质系统。

在此笔者将事物间的联系分出两个对立的情形：泛化性联系，即事物与事物不分彼此、合而为一的那种联系；确切性联系，即事物与事物带有严格边界而互相独立、各自为营的那种联系。

特别地，笔者看来物质系统间的联系互动，特别是以人为代表的有高等智慧之高级物质系统间的联系互动，将在泛化性联系主导的情况下表现为对有价值客观对象之共享，在确切性联系主导的情况下表现为对有价值客观对象之交换。

笔者在此指出，事物间的联系是普遍地“混杂”在泛化性联系与确切性联系之间的。特别地，若以 0 和 1 分别代表纯粹之泛化性联系与纯粹之确切性联系，则事物间之联系将在不同之情况下表现为可被 0 和 1 间的数字所代表的综合或者“混杂”联系。比如：0.3 可代表一种泛化性成分更多的“混杂”联系，0.7 可代表一种确切性成分更多的“混杂”联系，等等。

笔者亦希望指出，可将唯物辩证法的几个基本原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事物的无限可分性、事物之整体与部分的普遍辩证性等，都统一地概括为此事物间的联系普遍地“混

杂”在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间之图景。比如：若两个事物间之联系可被 0 到 1 间的数字 0.4 所代表，则此两个事物将以 0.6 的程度是合而为一的“整体”，同时以 0.4 的程度是互相独立的“部分”——此即为笔者看来一种因带有数学之量化指标而更加“精确”的“辩证”观点。

此联系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可有如下应用：人与人基于泛化性联系所对应之“共同性”因素所进行的对有价值客观对象之共享所生成的均衡态规律将表现为伦理道德，基于确切性联系所对应之互相独立、各自为营之边界所进行的对有价值客观对象之交换所生成的均衡态规律将表现为法律法规；竞争经济本质即为要求完全以确切性联系构建有关社会组织经济形态，而其必然因其此种极端片面且偏颇之要求而具有一系列根本弊端。

### 3 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

笔者在此进一步指出，循环扩张的五个特征阶段——主体，智力，客体，联系，组织中之除联系外的其他四个阶段亦有泛化性与确切性的两极分立，并且在现实中此四个阶段之现象也以可被 0 到 1 间之数字所代表的程度“混杂”于两极之间。

泛化性主体，会把主观性完全分散于周遭外界，而确切性主体会把主观性完全集中于自身；泛化性智力，即为“经验主义”所代表的那种创造性智力，而确切性智力则为纯理论或“先验主义”所代表的那种创造性智力；泛化性客体，其作为有价值客观对象将表现出纯粹的流动性，而确切性客体则将表现出纯粹的固定性——笔者看来将此两者限于经济领域即为马克思所谓的“流动性资本”与“固定资本”；泛化性组织，其组织之均衡态规

律表现为代数及统计规律等抽象之规律，而确切性组织之均衡态规律则表现为可被“确切”的文字所理智地记录与表述的具象之规律——比如各种法律及道德准则。

关于“混杂”：一个主体若被 0 到 1 间的数字 0.4 所代表，则其以 0.6 的程度是分散于外界的，0.4 的程度是集中于自身的；一个客体或客观对象若被 0 到 1 间的数字 0.4 所代表，则其以 0.6 的程度是流动的，0.4 的程度是固定的；以此类推。

#### 4 现实性假设与形式完备化

笔者在此指出，以上的“混杂”并不仅限于循环扩张的各个特征阶段内部，实际上在循环扩张的不同特征阶段之间也可存在某种“混杂”。特别地，在某种意义上循环扩张之各个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在任一高级物质系统内自然地“构成”一种数学分布。

循环扩张之各个特征阶段都对应某种意识能力或意识力，主体性和智力是明显与意识有关之性质及能力，而客体、联系、组织均可与有明确之社会及思辨意义的意识能力或意识力相对应，而所有这些阶段性意识力亦有各自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进一步地，所有可能之意识力凭自身及可能之相互作用而综合地构成了人或由人所构成之社会组织的所谓“意识形态”。

笔者认为一人或由人所构成之社会组织之意识形态即为其至少在社会意义上的本质或所谓“本体（Noumenon）”。

如下为笔者所提出的“现实性假设”：在一以人或由人所构成之社会组织为代表的高级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中，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所对应之意识力均

有一衡量其“强弱”的量化指标，并且在此高级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内部此十种意识力总体构成一种“几何”式的可以是任意情形之数学分布。

在此笔者希望作两点说明：其一，上述所谓“任意情形”不排除任何可能之数学建模方法，因此这种刻画人或社会组织之意识形态的数学分布实际上可能颇为抽象，以至于需要现代数学里较前沿的“几何”概念或才可对其给出在哲学上足够严谨之描述；其二，在此笔者希望给出两种较形象并很多时候也足够于应用的简化和直观之描述：一人或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可被总共十个数字代表，其中每个数字分别为此人或社会组织的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所对应之意识力之强度；或者一人或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可被一个装满了十种不同之液体的“容器”代表，其中每种液体分别代表此人或社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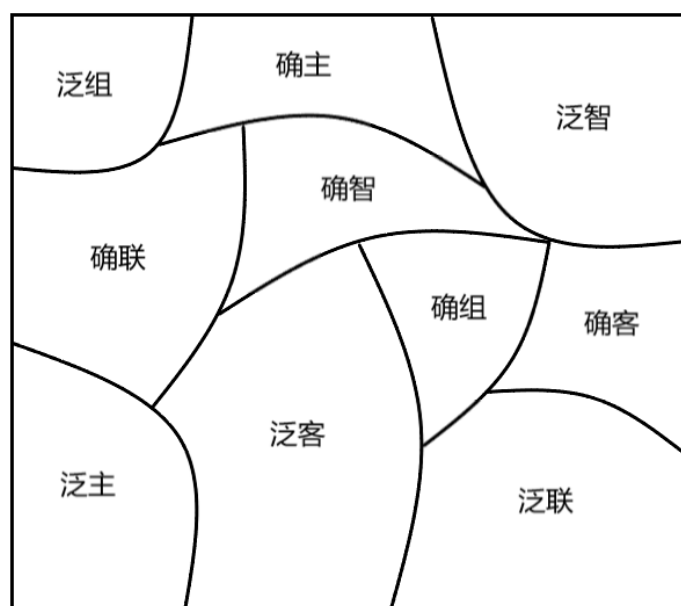


图 1-现实性假设：高级物质系统 / 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容器”般“装载”十种意识力

的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所对应之意识力，并各自都有代表其强度的“百分比”和其在此“容器”中的分布形态和位置（参看图 1）。

笔者希望在此注明，以上科学的数学建模观点是本著作除“系统论”观点之外的另一核心观点。

作为上述“现实”之视角的延伸，我们可至少在“形式”上认为“现实性假设”可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特别地，笔者在此陈述如下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形式”之“现实性假设”：在任一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中，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所对应之意识力均有一衡量其“强弱”的可以是0的量化指标，并且在此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内部此十种意识力总体构成一种可以不包含此诸种意识力之任意一部分的“几何”式的可以是任意情形之数学分布（参看图1）。

据上，笔者看来“现实性假设”是适用于所有可能之事物、亦即适用于所有可能之物质系统的刻画宇宙万物之本质或所谓“本体（Noumenon）”、亦即刻画宇宙中所有物质系统之本质或所谓“本体（Noumenon）”的基本假设。

进一步地，我们可认为处于物质系统自下而上的逐层演化之较低层、不具有主体性的物质系统是其主体意识力或主体性之强度为0、或其意识形态之“几何”分布不包含主体意识力或主体性的高级物质系统。因而同样可认为循环扩张过程可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只是对于一具体之物质系统，此种循环演化过程的某些特征阶段或并不会真正地发生或进行——而是以数学上为0的强度或程度仅在“形式”上发生或进行，此即为对循环扩张的笔者所谓“形式完备化”。

笔者在此总结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在“形式”上“完备”的循环扩张过程：笔者看来一物质系统会从其强度可以是0的主体性出发，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此种共享和交换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

的更高层之主体性；进一步地，此更高层之组织或物质系统自身会从其新的主体性出发，亦经历如上的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之过程；笔者看来从此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开始又可进行上述过程，因而此种逐层往上、范围渐次扩大的发展演化会呈现出一种由笔者以“主体，智力，客体，联系，组织”命名的五个特征阶段所构成的“循环链条”式形态，此即为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笔者所谓“循环扩张”过程。

特别地，若在一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的“几何”分布中循环扩张之某些特征阶段所对应之意识力的强度均为 0，或其意识形态之“几何”分布不包含循环扩张之这些特征阶段所对应之意识力，则对于此物质系统，循环扩张的这些特征阶段将以 0 的强度或程度仅在“形式”上发生或进行。

据上，笔者看来**循环扩张是囊括所有可能之事物、亦即囊括所有可能之物质系统的宇宙的根本运行规律。**

笔者在此指出，原本在定义及内涵上依赖于循环扩张的“现实性假设”可反赋予循环扩张至少在“形式”上之最通用和普适之定义，此即为笔者看来循环扩张与“现实性假设”的互为定义、相互依赖之特性。

## 5 意识力间的相互作用

笔者在此指出，在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所对应之意识力间存在一系列相互作用。特别地，笔者看来在循环扩张各阶段之意识力间存在如下两种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之一：**循环扩张任一阶段之意识力会在社会及思辨意义上加强循环扩张下一阶段之意识力，或赋予后者以某种社会及思辨意义上的“实质性”。笔者将此种作用称为循环扩张任一阶段之意识力对循环扩张下一阶段之意识力的“回溯”作用，即前者为后者之社会及思辨意义上的“实质性”之“源”。

特别地，主体性可“回溯”智力，从而为创造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之活动提供动机与方向；智力可“回溯”客体性，从而为改造世界之活动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提供其价值的创造性之“源”；客体性可“回溯”联系力，从而为事物基于彼此间之联系所进行的共享和交换活动提供所需之“共享物”与“交换物”；联系力可“回溯”组织力，从而为组织之构成提供基础性的联系以及共享和交换活动之网状结构；组织力可“回溯”主体性，根据万物自下而上的组织及演化规律——只有足够高级之物质系统才可具有强度大于0的主体性，而此所谓“足够高级”即代表某种具有足够之复杂度的组织化之状态。

除上述循环扩张各阶段之意识力间之笔者所谓“回溯”作用，在这些意识力间还存在如下笔者所谓“抑制”作用。

**相互作用之二：**循环扩张任一阶段之意识力会在社会及思辨意义上削弱并控制循环扩张下一阶段之意识力。笔者将此种作用称为循环扩张任一阶段之意识力对循环扩张下一阶段之意识力的“抑制”作用，即一种社会及思辨意义上的削弱与控制之综合。特别地，主体性可“抑制”客体性，从而使有关物质系统表现出在经济上的所谓“消费”活动；智力可“抑制”联系力，从而使有关物质系统可在事物间之联系的网状结构中寻找“变通”与“超越”之道；等等。

进一步地，意识力间的笔者所谓“抑制”作用会因有关意识力的泛化性或确切性之属性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之形态。笔者在此给出如下笔者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确切性智



力对确切性联系力的“抑制”作用会使有关物质系统具有一种良好的短期之“策略”与“变通”能力，而确切性智力对泛化性联系力的“抑制”作用则反而可能会使有关物质系统进入一种不良的笔者所谓“极端保守”形态之范畴。

## 6 一种对物质系统的唯物论意识分析法

有了“现实性假设”中的人和社会组织等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之数学模型以及意识力间的相互作用，笔者看来即可依各种数学方法对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进行分析评估——此即为一种笔者自认之对物质系统的唯物论意识分析法。

笔者希望以人为分析对象而给出一系列例子：一客体性特别是确切性客体性足够强的人可为社会提供可靠的“劳动力”；一有显著之泛化性主体性并缺乏客体性的人可被归于一种以不重视财产并有革命性为特征的笔者所谓“无产者”之范畴；一联系力较强且主要是确切性联系力的人，行事会表现出“革新性”；一联系力适度且主要是泛化性联系力的人，行事会表现出“保守性”；一有较强且以确切性为主的联系力且其联系力与强度适度的主体性相搭配的人，会有一种大局观与长期之“战略”能力；一有较强且以确切性为主的联系力且其联系力与强度适度的智力相搭配的人，会有一种短期之“策略”与“变通”能力；一有较强且以确切性为主的联系力且其联系力与强度适度的客体性相搭配的人，会有一种“执行”与协调其所在之组织内之人际关系之能力；一有较强且以确切性为主的联系力且其联系力与强度适度的组织力相搭配的人，会有一种组织与“统筹规划”能力，等等。

笔者在此指出，我们还可通过此唯物论意识分析法精确地阐释“剩余价值”及“资本家”等更加复杂之概念。

笔者进一步指出，诸种基本意识力可相互作用之图景与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之“几何”分布的多样性相配合，可导出不同物质系统间之从协调配合到矛盾斗争等一系列典型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此已被唯物辩证法之重要经典《矛盾论》所蕴含。

## 7 否定之否定律中的循环流变

笔者在此指出，除循环扩张外还存在一种在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内部的关于时间之循环结构，笔者称其为“循环流变”。笔者看来此笔者所谓“循环流变”本质已被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否定之否定律所蕴含。

综上即大体为本著作哲学部分所述之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之各个要素。最后，笔者看来也可将此理论称为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唯物系统论及意识分析法。

## 目录

### 前言

导引 1——如何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导引 2——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简介

### 第一章——物质系统的循环扩张

1.1 物质系统从简单物质开始自下而上的逐层演化与发展

1.2 高级物质系统开始具一定主观性并进而开始一种带循环扩张形态的逐层演化

1.2 之特别加注

1.3 简论高级物质系统个体微观层面之循环扩张及“扬弃”

1.4 简论高级物质系统之循环扩张的无时间性

1.5 简论现实性假设及循环扩张的形式完备化

\*1.6 组织、物质系统与主体性

\*1.7 关于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之命名

### 第二章——泛化性联系与确切性联系

2.1 联系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

2.2 事物间之联系普遍地混杂在泛化性联系与确切性联系间

2.3 联系的形态作为道德与法律的来源

2.4 简论资本市场之定义及其片面性与偏颇性

2.5 联系的形态作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来源

\*2.6 公共产品与重复博弈

\*2.7 亲近感式泛化性联系

第三章——各特征阶段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

3.1 主体阶段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

3.2 智力阶段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

3.3 客体阶段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

3.4 组织阶段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

\*3.5 泛化性与确切性的思辨内涵

\*3.6 经济金融中的泛化性与确切性

第四章——现实性假设与形式完备化

4.1 意识力的概念

4.2 现实性假设的直观图景

4.3 描述现实性假设的公理化几何方法

4.4 现实性假设的形式特性及其对所有物质系统的形式延拓

4.5 一些现实性假设之几何分布的例子及几点说明

4.6 循环扩张的形式完备化

4.7 循环扩张各阶段性意识力的均匀化与均匀性原理

\*4.8 现实性假设中的可能之精微结构

\*4.9 论纯粹的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之现象

\*4. 10 循环扩张各阶段性意识力的抽象化

\*4. 11 循环扩张与现实性假设的互为定义、互相依赖之特性

## 第五章——意识力间的相互作用

5. 1 回溯与抑制

5. 2 回溯与抑制的本源性

5. 3 论高级物质系统个体微观层面之循环扩张及“扬弃”

5. 4 物质系统个体微观层面之循环扩张的形式完备化与抑制

5. 5 循环扩张作为意识力间之回溯作用的导出过程

5. 6 论循环扩张的无时间性

## 第六章——一种对物质系统的唯物论意识分析法

6. 1 对此唯物论意识分析法的简化与定性之演示

6. 2 论无联系力的物质系统

6. 3 论“保守”与“革新”的分类

6. 4 论“极端保守”形态与“保守精英”形态

6. 5 论“改革”阵营的诸形态

6. 6 论“无产者”形态与“资本家”形态

6. 7 论不同意识形态间的相互作用

\*6. 8 论此唯物论意识分析法之量化与几何之复杂性

\*6. 9 论泛化性意识力与确切性意识力之混杂

\*6. 10 关于二元论与对立统一

\*6. 11 论如何通向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系

## 第七章——否定之否定律中的循环流变

### 7.1 基于时间的循环结构

### 7.2 社会组织会在“保守”与“革新”间呈现出有固定时间的周期性循环

### \*7.3 广义循环流变

### \*7.4 否定之否定律作为循环扩张与循环流变的综合作用之效果

### \*7.5 关于时间周期律的一般性评述

## 第八章——共产态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 8.1 意识力间的相互作用

### 8.2 恒久能力

### 8.3 不良品质

### 8.4 “共产态”之定义

### 8.5 一些简单的“共产态”之例子

### 8.6 高级“共产态”之定义

### 8.7 “共产态”之一系列自然属性

### \*8.8 一些高级“共产态”之例子

### \*8.9 一些非“共产态”之例子

### \*8.10 一些介于“共产态”和非“共产态”间的人类个体之例子

### \*8.11 一个一般性算法

## 第九章——共产态应自然位于全社会之上层

### 9.1 联系的形态作为道德与法律的来源

### 9.2 社会等级的来源与单方向泛化性联系

### 9.3 单方向泛化性联系与道德价值判断体系

### 9.4 “共产态”应自然位于全社会之上层

## 第十章——共产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代表

### 10.1 高级物质系统个体微观层面之循环扩张及“扬弃”

### 10.2 高级物质系统个体微观层面之循环扩张的无时间性

### 10.3 一种高级“共产态”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代表

### 10.4 趋同性原理与代表性原理

### 10.5 全体“共产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代表

### 10.6 高级共产主义与主体性

### 10.7 论资本市场的无主体性

### \*10.8 现实中形成对社会群体之主体性之代表性的复杂性

### \*10.9 对两种“共产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代表”之图景的辨析

## 第十一章——共产态会自发形成社会化生产组织

### 11.1 “生产”的一般意义

### 11.2 资本市场及其雇佣式生产组织的定义

### 11.3 资本市场及其雇佣式生产组织的根本弊端

### 11.4 论劳动力在现实之资本市场中成为商品

### 11.5 一种社会化生产组织可在“共产态”间自发形成

### 11.6 “共产态”之社会化生产组织的基本特征

### 11.7 “共产态”之社会化生产组织的内部结构

### 11.8 “共产态”之社会化生产组织的生产形式

### 11.9 “共产态”之社会化生产作为理想的生产方式

#### \*11.10 一些简单的“共产态”之社会化生产组织的例子

## 第十二章——共产态会自发形成公有制形态

### 12.1 联系的形态作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来源

### 12.2 恒久能力与剩余价值

### 12.3 恒久能力之发挥的基本特征

### 12.4 资本市场之雇佣式生产中的剥削机制

### 12.5 “共产态”之社会化生产组织会自发形成对组织之所产物的高度共享

### 12.6 “共产态”对组织之所产物的高度共享可促成全方位的公有制

### 12.7 高级“共产态”可自发形成高级形态之公有制

### 12.8 对“共产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代表”之直观图景之加强

### 12.9 从一种新的角度看待“共产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代表”之内蕴图景

## 第十三章——主结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13.1 资本市场应被置于全社会之底层

### 13.2 政府相对于市场有绝对之优越性并对市场有绝对之干预权

### 13.3 国有企业是政府统领市场的过渡环节

### 13.4 几个有关之课题

## 第十四章——均匀性原理的应用

### 14.1 均匀性原理

### 14.2 关于新常态经济体的优越性

### 14.3 关于供给侧改革



#### 14. 4 关于互联网与大数据

#### 14. 5 其他可能之应用

附录——一种基于对人类个体之意识形态分布之测量算法的人才评级系统

注释及参考文献